

1990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
2005
民间文化研究卷

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0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

2005

民间文化研究卷

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 民间文化研究卷 / 娄底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8

ISBN 7-5404-3772-3

I. 娄... II. 娄... III. ①文艺-作品综合集-娄底市-当代②民间故事-作品集-娄底市-当代③民间文化-研究-娄底市-文集. IV. ①I218.643②I277.3③G127.64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2133 号

**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民间文化研究卷
(1990-2005)**

责任编辑: 薛 健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娄底湘中地质印刷厂印刷

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7.5

字数: 392 千字 印数: 1-1000

ISBN7-5404-3772-3

I.2297 定价: 478 元 (全套六卷)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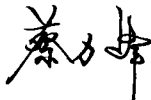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顾 问	赵协卿	童名让
	肖新桃	鄢福初
主 编	李东升	李德仁
副主编	张立军	张小牛

编 委	安鹏翔	刘九钢
	康移风	刘合庄
	童晓阳	周意美
	康纪钊	高成生
	俞 凯	黄义志
	李新吾	袁佑奇
	欧阳佑雄	

本卷编委	封旺洲	方吉长
	彭逢澍	曾 迪
	刘日升	李晓容
责任编辑	薛 健	
封面设计	汪 勇	
责任校对	曾 迪	李晓容

总 序

中共娄底市委书记 

娄底被誉为湘中明珠是毫不为过的，这里人杰地灵！

说地灵，扬名四海的世界锑都在这里，湖南最大的煤海在这里，湖南能源原材料基地也在这里，还有丰富珍奇的物种资源、悠远深博的文化遗产、魅力四射的名胜古迹，以及如诗如画的青山碧水，通达优越的地理区位……，于是满怀珍宝得天独厚的娄底，便格外神韵漫溢，光彩夺目。

说人杰，这里留下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流连足迹，诞生了世人赞叹的古代神童，走出了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孕育了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还有中国妇女运动的领导者、英勇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贡献杰出的教育家、蜚声海内外的作家，以及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识见渊博的各界学者……，于是群星璀璨雄才辈出的娄底，亦尤见人文鼎盛，热力激扬。

在这样一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自然有着精神创作的不尽源泉，有着作家艺术家的丰厚养料。因此，娄底的文艺创作总是生气盎然，佳作不断。文艺创作者们胸间满装生活，纸上墨气淋漓，为人民群众奉献了大量精神食粮。自娄底第二届文代会召开迄今，随着娄底的改革发展跨入新的进程，全市的作家艺术家们也在前辈文艺家的激励下，紧跟时代步伐，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努力做到“三贴近”，矢志辛勤创作，精心培育硕果。

成果需要收集和检视，经验应该总结和拓展。我们自古就有修典传统，而通过选优汇编文艺创作成果，对于优秀文化的积累、流传和文明火炬的传递更具重大意义。这套《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的编辑出版，就是本着上述目的，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和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支持下，经过娄底市文联的辛勤工作，合力打造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此次推出的六卷选本，将娄底自1990年至2005年本土生产的代表性作品，尽量予以收编。应该说，这些作品将与我市以往的优秀作品一起，向人们展示青春娄底颇具特色的文艺风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今日娄底土热风劲，旌摇鼓喧，后发赶超的热浪正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潮汇添壮景。应运而生的这套《娄底优秀文艺作品选》，将不仅给历史留下一份弥足珍贵的档案，还将进一步推动娄底的文艺创作，激励作家艺术家们以更大的热情投入炽烈生活，拥抱时代风云，以心燃情，以手写心，为文艺园地增添更多奇葩，向人民群众奉献更多的精品力作。

是为序。

二〇〇六年七月十八日

本卷选编说明

一、本卷由娄底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娄底市文联的领导下,负责选编、编排、校对等工作。

二、本卷主要体现学术交流意义,更多地从学术角度挑选作品。(一)既重理论阐述,也重材料展示。只要是如实记录材料,即使少做或不做理论归纳,这样的工作仍然应该受到充分重视。材料抢救到手了,研究可以从长计议。(二)既重应用研究,追求服务当前,也重基础研究,关注多学科、大范围、深层次的学术意义。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一切民间文化事象,包括积极的、消极的,只要是真实存在的,都是文化史家、宗教史家、民俗史家、思想史家、哲学史家所关注的,又都可以成为领导者制订文化政策与策略的民情依据,因而都应该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三)坚持百家争鸣方针,不强求学术观点归于一家。编辑者不以自身观点为标尺评价文稿。(四)在保证质量的原则下,让更多作者有展示自己工作成果的机会。每个作者只入选一篇作品。本卷多数作品,曾在公开刊物或内刊发表、印行。

三、本卷共收入作品40篇,作者有大学教师,但更多为城市、乡村的广大干部和普通群众。地方文化研究需要最大限度动员基层知情者参与,本卷作者群的构成格局符合这一工作策略。

四、本卷作品按内容排序。梅山文化研究篇目较多,排在前面,曾国藩研究和其他研究的篇目较少,排在后面。

五、因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遗珠之憾容或有之,敬希各方同仁鉴谅。我们只能说,这本书内有一些比较好的篇章、段落,而不能说篇篇是精品;而卷内各处,缺点和失误一定会有,愿望读者批评指教。

娄底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目 录

一、梅山文化研究

李新吾	章惇“开梅”——北宋诗坛的千古谜案(节选)	(1)
陈立群	梅山文化考略	(17)
欧阳钺锋	“熊湘”辨	(28)
粟剑潮	“梅山蛮”民族史略考	(42)
杨德湘	关于上梅山是梅山瑶民活动中心地带的考证	(54)
苏业江	“峒主苏甘”与“新化苏氏”(节选)	(57)
邹少灵	梅山蚩尤神像艺术简析	(67)
杨自吾	梅山宗教管窥	(73)
刘铁峰	论梅山宗教文化中巫覡崇信现象	(79)
曾 迪	梅山傩戏《和梅山》	(87)
邹升云	梅山腹地新化县的傩坛活动一直传承未断	(95)
李 魁	张五郎身世传说及神像实物的异同比较	(101)
曾有幸	郭锦辉 龙山药王信仰初探(节选)	(109)
陈代永	龙山抽签求药治病土俗探察	(116)
田希凤	袁 征 孕育于古老蛮荒的一枝奇葩——梅山歌谣初探	(121)
谭建光	论梅山民歌的审美情态	(130)
梁金平	湘中民歌音调结构及曲式特征	(133)
康新阶	《梅山挽歌选》序	(140)
苏峥嵘	对梅山挽歌的本经、歌场、歌郎的几点诠释	(142)
李德仁	李平军 试论梅山村落文化的特点及其嬗变	(148)
刘楚魁	刘红梅 关于梅山祈子习俗的孕育环境、主要内容与扬弃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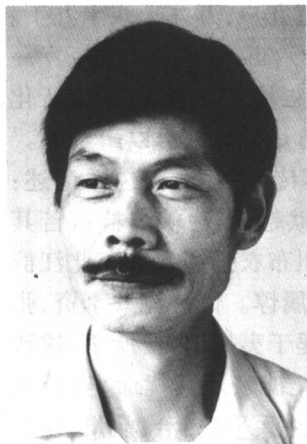
陈文卿	梅山武功的综合研究	(161)
晏西征	梅山武术之套路	(167)
刘日升	梅山民俗中的传统美德述略	(173)
钟新梅	梅山民俗文化	(179)
刘国忠	唐豪初 湘中金属加工工匠信仰习俗调查(节选)	(189)
邹息云	梅山毛板船与宝庆码头	(197)
谢五八	天马山“九井十八庵”考证	(203)
彭逢澍	梅山文化研究若干问题臆说	(208)

二、地方人物研究

黄懿斌	李文斌 范大平 论曾国藩“商战”思想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	(212)
范大平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探微	(220)
王秋香	曾国藩读书论	(226)
刘金元	王泉初 曾国藩家府收藏的历史性贡献	(231)
周玉珍	论曾国藩的道德人格	(235)
刘铁铭	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	(240)
胡卫平	曾国藩与《船山遗书》	(244)
李志和	湖湘一脉——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再到蔡和森	(252)
刘辛田	王业良 曾国藩故居旅游开发的SWOT分析	(256)
李夫泽	论谢冰莹前期散文的特点	(261)
李分建	李晓容 教育之神罗辔重血性思想与实践评述	(267)

李新吾

章惇“开梅”——北宋诗坛的千古谜案



李新吾(1953~)

男,湖南新化县人,大学文化。作家、民俗学家,中国民协、中国雉学会会员,湖南省梅山文化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底市作协、民协副主席,冷水江市文联主席,市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文学创作和地方民俗文化研究20

余年,出版有文学专著《师门》、《故园》、《戴高乐》、《贞德》等7部,刊发梅山文化研究论文30余万字,主持调研并编印了《冷水江市文史资料·梅山蚩尤文化研究》(一)(二)辑。

一、梅山诗和志隐匿的悬案

诗坛自古多迷案,北宋的“乌台诗案”可算得较大的一宗。殊不知,就在发生乌台诗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宗奇案,也发生在乌台诗案的制造者之一王安石手中。这就是章惇“开梅”案。

章惇“开梅”,语出章惇自作的古风《梅山歌》。此人字子厚,北宋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宋神宗熙宁初年,王安石执政,因为赏识其才能,提举他为编修三司条例官兼集贤校理中书检正,后又外派为湖南北察访使。北宋开

拓梅山,建置新化、安化二县,就是在他担任察访使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清·毕源在《续资治通鉴·宋纪六十九》中这样记述其事说:“章惇招降梅山峒蛮。蛮姓苏氏,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西接辰,北接鼎、澧。惇招降之,籍其民万四千八百余户,田二十六万四百余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筑武阳、关峡二城,置(安)新化县,隶邵州。”清·厉鹗的《宋诗纪事》所收当事者章惇的《梅山歌》,则这样描述当时情况:

开梅山,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躔。
扞萝鸟道十步九曲折,时有僵木横崖巅。
肩摩直下视南岳,回首蜀道犹平川。
人家迤迤见板屋,火耕硃确多畲田。
穿堂之鼓当壁悬,两头击鼓歌声传。
长藤酌酒跪而饮,何物爽口盐为先。
白巾裹髻衣错结,野花山果青垂肩。
如今丁口渐繁息,世界虽异如桃源。
熙宁天子圣虑远,命将传檄令开边。
给牛贷种使开垦,植桑种稻输缗钱。
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王道荡荡尧为天。
大开庠序明礼教,抚柔新俗威无专。
小臣作诗备雅乐,梅山之崖诗可镌。
此诗可勒不可泯,颂声千古长潺潺。

此外,《全宋诗》则收录了章惇的另一首名为《过石槽铺》的律诗。石槽铺是古梅山峒中

心区的一个小地名,其地为今湖南省冷水江市三尖镇石槽村,离峒主苏甘所居的土主老院仅10公里之遥。其诗曰:

瘴癘潜消瑞气和,梅峰千里沁烟萝。
人逢双堠虽云远,路在好山宁厌多?
啼鸟丛篁传木杪,瀑泉碎玉激岩阿。
欲留征驭迟迟去,公檄催人不奈何。

“湘学复兴导师”邓湘皋先生主修的清·道光《宝庆府志·摭谈》也收录了章惇自作的另一首古风《出梅山诗》,诗中交待了开梅的主要经过:

出梅山,乘蓝舆,荒榛已舒岩已锄。
来时绝壁今坦途,来时椎髻今黔乌。
扶老抱婴遮路衢,为谢开禁争欢呼。
田既使我耕,酒亦使我沾;
吏既不我扰,徭徭岂愿长逃遁?
开山之禁谁为初?臣煜入奏陈地图;
臣惇专使持旌车,臣夙协力力有余,
班班幕府授简书。不藉君王丈二戈,
酋徭三万争贡输。如神之速上之化,
刻铭永在梅山隅。

然而,元人脱脱主修的《宋史》对此事的记载,却不仅与上列诗歌、典籍记述有出入,同一书中各传的记述,也不尽相同。其《梅山峒蛮传》所载的原文是:“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开宝八年(975年),尝寇邵之武冈、潭之长沙。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左甲首领苞汉阳、右甲首领顿汉凌寇掠边界,朝廷累遣使招谕不听,命客守使翟守素调潭州兵讨平之,自是禁不得与汉民交通,其地不得耕牧。后有苏方者居之,数侵夺舒、向二族。嘉祐末(1063年)知益阳县张颢收捕其桀黠符三等,遂经营开拓。安抚使吴中复以闻,其议中格。湖南转运副使范子奇复奏:蛮恃险为边

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子奇寻召还,又述前议。熙宁五年(1072年),乃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惇遣执中知全州,将行而大田三砦蛮犯境,又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执中至全州,大田诸蛮纳款。于是遂檄谕开梅山,蛮徭争辟道路以待。得其地,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乃筑武阳、关峽二城。诏以山地置新化县,并二城隶邵州。自是,鼎、澧可以南至邵。”但在《佞臣一·章惇传》中,却又这样记述:“熙宁初……提点刑狱赵鼎言:峽州群蛮苦其酋剥刻,谋内附。辰州布衣张翹亦言南北江群蛮归化朝廷。遂以事属惇。惇募流人李资、张竑等往招之。资、竑淫于夷妇,为酋所杀,遂致攻讨;由是两江煽动。神宗疑其扰命,安石诫其勿轻动。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以蛮方据潭之梅山,遂乘势而南。转运副使蔡烨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烨得蛮地,安石恨烨沮惇,乃薄其赏,进惇修起居注。以是兵久不决。”

从这些记述中,可知在十个世纪前,开拓梅山是北宋朝廷的一件军政大事,而且是传檄而定,“乘势而南”,没费多大周折的。但据《宋史·西南蛮夷传》说,梅山峒蛮“生性狡悍”,“衅生毫发即操戈相讎”,怎么对急功冒进的章惇却肯“争辟道路以待”呢?章惇“不持寸刃得地一千里”,这“一千里”是从哪里到哪里?其东南西北四方所抵为今天的什么地方?“神宗以为然,专委蔡烨”,那么开拓这千里梅山的到底是章惇还是蔡烨呢?这些疑问,最有发言权的只能是那些被招安入籍的“蛮徭”。但这些“蛮徭”又是些什么人?属于哪

些民族？他们的族人今何在？而且，这些疑问，只要当时记述详细一点就不会产生，但千年以降，怎么就没一个史官追究？

二、梅山的“四抵”在今天的什么地方？

所谓“四抵”，即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所抵达之地，也即四周边界，地域范围。梅山的四抵，《宋史》上白纸黑字地讲述了两回，本来应该不是问题。但近代一些论家刻意显能创新，却把它复杂化了。就目前所能找到的资料罗列，最先以此作创新话题的是明万历年间的徐学谟，他在所编的《湖广总志》中第一次提出：“长沙国，汉高祖始王吴芮。芮将梅鋗时以益阳梅林为家，号梅山。”在这里，“梅山”是人的“号”还是地的“号”？还不是很明确。然后创新的是《明一统志》，它说的是：“梅山亭在梅山上，宋熙宁年建，元毁，永乐间（新化）知县肖岐重建，训导杨士珩有记。”“记”则云“一日公暇，偕寻旧邑，南至五里许得胜境，曰梅山。”这里就具体化为一座小山之名了。到清同治的《安化县志》，再进一步创新为“吴芮为长沙王，其将梅鋗从之，家益阳，因姓其所居曰梅山，即今安化县地。”到光绪时的《新化县志》和据此而成的《湖南通志》，则干脆就创新成“梅山在新化县南五里，一名上梅山，汉时梅鋗家此”了。再以后则是以新创新的当代各家辞书。虽然清道光两江总督陶澍早就批驳过“梅鋗家梅山”是“小儿之见”，但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的《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却还在说：“梅山，在今湖南省新化县东北。唐乾宁二年（895），蒋勋起兵，联飞山、梅山蛮攻湘潭，即此。”《中国人名大辞典》则说：“梅鋗，汉，益阳人，秦番阳令吴芮之将，从高祖攻析、郾，降之。项羽立芮为衡山王，封鋗十万户，为列侯。羽死，帝以鋗有功，从入武

关，故德芮，徙为长沙王。”《湖南历代人名词典》则更加言之凿凿：“梅鋗，安化人，生平多不可考。或谓其先为勾践子孙，避楚走丹阳梅里，因以梅为姓。曾跟随秦番阳令吴芮。及陈胜、吴广起义，各地风起云涌，梅因劝吴芮起兵反秦，并受吴命率领一支百越武装北上，在南阳与刘邦会合，攻下析、郾两县，随刘入关。秦亡，梅受封为列侯，史称‘食十万户’。后随吴至长沙，定居益阳梅山，即今安化十里梅山，遂为安化人。”这些创新之论，按梅山土著的土话说，都是“上了书的”。而“书”，则是神圣而不可置疑的。所以，今天的新化人和安化人都在振振有词地争执自己才是正宗的“梅山人”，涟源人、双峰人和溆浦人则“老鸦笑猪黑”地称新、安两县人为“你们这些梅山蛮子”，浑然不知自己却是上了那些创新者的恶当。创新者们呢，联想力也忒丰富了一点，为了能成“一家之言”，把“一千里”梅山具体化为一座“十里”之山，倒也还不算太出奇；把汉初“长沙国”之都认定为今之长沙，也还差不太远；把江西南丰地区古越族的地方雒神梅鋗请到湖南益阳来，并封为至今都被苗瑶同胞奉为祖山的“梅山”地名之主，而且还详加“论证”，可就真有些本事了。因为有证据表明：古越人和古苗人确有可能出自同一祖源。当然，这样的联想也不是不可以，至少对社会无大害。再照此引申，则“文山会海”也可以具体化为“越大夫文种呆过的山”、“会同县境内的海”，可能对这些地方搞旅游开发还会有促进作用。但假若当时有人把“梅”联想为“梅雨”，说名因此地多梅雨，可能就会害得干燥剂制造商和营销商徒劳往返；若联想为“梅毒”，那就更了不得，不仅是没人敢再进湘中，恐怕连国际卫生组织也都有冤枉钱花了。

平心而论，简单的问题被复杂化，主修《宋

史》的元人脱脱先生确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老人家当总编时,距开梅事件还不到300年,对史实应该比后人要了解得多,实在不明了,还可以派几个人到实地去考察一下,然后稍微多写几个字,后世的出版商就会少付一些不必要的稿费了。但要说他老人家惜墨如金,他却又在不足500字的篇幅里用了六分之一的分量,两次记述了梅山四抵。先是“其地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澧,而梅山居其中。”然后是“得其地,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后世论家如果只盯着前说,并把四抵理解为“东有长沙(潭),南有邵阳,西有沅陵(辰),北有常德(鼎)”,那么,“居其中”的梅山,确也可以理解为一座具体的山。那么,既然安化人能把它安进“十里梅山”,新化人自然也可以把它安在“县南五里”了。可惜如果细读脱脱的原文,却实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在原文中,前说指的是大致方位:梅山这片山地处于潭、邵、辰、鼎之间。后说则指的是朝廷所得到的原属梅山峒蛮所有的土地。后说的原文后面,还有这么一段文字:“籍其民,得主客万四千八百九户,万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万四百三十六亩,均定其税,使岁一输。”这里记录的是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开梅置县后朝廷每年能增加的丁口赋税,共14809个新增纳税户,19089个新增的可以服役的青壮年男子汉(16岁以上、60岁以下),260436亩耕地。而这些新增丁户和土地的所在地,即“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砦,北界益阳四里河,南止湘乡佛子岭”的一大片国土,才是指“梅山”所居的具体地域。

这片具体地域的四抵,与前说的四抵相比,方位出入是比较大的。我们先来考察这四抵所在的小地名:“宁乡司徒岭”,地因五代时

期“长沙王”马殷的司徒王全进攻梅山战死于此而得名,坐落于今与宁乡县、涟源市相交的安化县高明乡;“邵阳白沙砦”,原为宋廷所设防御“梅山峒蛮”的军事据点,开梅时又在其西修筑了关砦、武阳二城,成犄角之势,以切断“梅山峒蛮”与“飞山蛮”的联系,其址在今新宁县白沙镇;“益阳四里河”,是雪峰山区与洞庭湖平原分界点,地为今桃江县四里河镇;“湘乡佛子岭”,据湘潭市民俗学会会长郭祥正先生考证,所指为今株洲醴陵市西南郊4公里的佛子岭;株洲醴陵过去属湘乡,这个地名在地方史志上有宋以来就一直没变过。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后说“得其地”的四抵,实际上就只有三抵了。因为“东起”的司徒岭和“北界”的四里河是相邻之地,都在“梅山”北部;“西抵”的白沙砦在今邵阳之南,当然也是“梅山”之南;而“南至”的佛子岭,只有站在浏阳一带才是“南至”,站在“梅山”地域,则无论怎么着也是在东边。“梅山”的西部所抵,按前说所述,应是在今溆浦、沅陵一带,即“右甲首领顿汉凌”的驻地。据怀化学者李怀荪先生考证,其地即今溆浦县南部的顿家山,但后说中忽略了。

这种忽略,我们可以认为是古代没有经纬仪、无法测出精确的方位所致。那么我们所说的梅山,实际上也应该是宋元人眼中的“梅山”,而不能仅指新化、安化。即使要讲新化、安化,只要大前提是讲“梅山”,那也应该是以前的地域概念,而不是已分割出溆浦、隆回、新邵、冷水江等县市的新化和已分割出桃江、涟源等县市的安化。

而且,即使是以前的地域概念,也只能说是宋元时官方的概念。它与民间概念以及史实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因为它会包含一些时事、政治和人事方面的因素。1994年,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华南及印支半岛人类研究所所长雅克·勒穆瓦纳送给新化学者周宪先生一个80来页的手抄本复印件,标题是《又到梅山三十六峒游念》,是他在移居法国图鲁兹的东南亚瑶人移民中采集到的,是移民举行“送亡”仪式的科仪本。这个科仪本中对“梅山”的描述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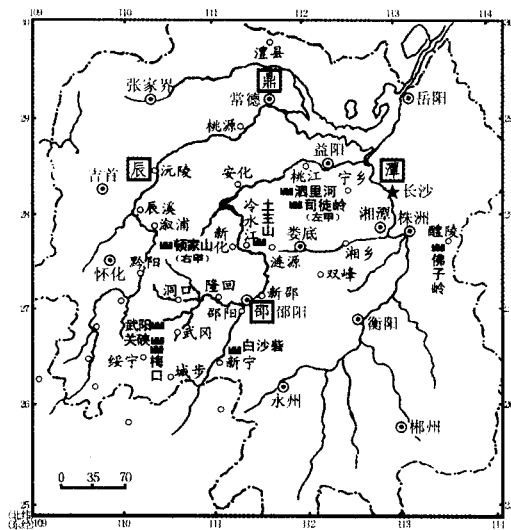
梅山城座四万里,行罡做法威大显。
行法护身出楚国,天下流连师有名。
梅山门作所一向,两条江水一条清。
且唱梅山有四室,梅山四室有名声。
东头便到梅山岭,梅山岭上叫三声。
南方便到八海水,水向南流河有名。
西面便到沙滩上,以金过海水中游……

这里所说的“梅山”,根据全本内容推测,应该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概念。因为科仪本所记述的,是指引亡灵一个一个地拜访梅山三十六峒以便认祖归宗的内容。这与广西大瑶山区青年“度戒”得“回梅山见了祖宗”才算成功一样,是民间远离祖山的梅山后裔们对自己族源的强调。但据娄底曾迪先生调查,广西瑶人的心念中并没有“楚国”的概念,却对“宝庆府”、“新化县(均为北宋出现的名称)”念念不忘;说明他们迁徙于宋以后。而源于东南亚的法国瑶人,则没有“宝庆府”“新化县”,只有“楚国”名称,而且“两条江水一条清”、东有“山”、南有“海”、西有“沙”的特征描述,说的也正是楚国最强盛的楚庄王称霸时期所拥有的版图。说明在法国瑶人心目中,“梅山”与“庄王时期的楚国”基本上为同一概念,他们的先祖离开祖居之地,当在强秦灭楚前后。

当然,我们现在是在讨论章惇的《梅山歌》,所以这里所说的“梅山”,就只能是宋时的官方概念,而且是实际“得其地”的地域范围,大致包括今天长沙市的宁乡,株洲市的株

洲、醴陵,湘潭市的湘潭、湘乡、韶山,邵阳市的邵东、新邵、隆回、洞口、武冈、新宁、城步、绥宁,怀化市的溆浦、辰溪、沅陵,常德市的桃源,益阳市的安化、桃江和娄底市的双峰、娄星、涟源、冷水江、新化,共8个地级市、25个县级行政区的全部或部分国土。这里面还有一个费想的事,是新化东边湘乡的建县和南边宝庆的建州置府,都在开梅之前,北宋时早为王化之邦,湘乡之东的佛子岭和宝庆之南的白沙砦,怎么还会有“梅山蛮”的土地呢?

北宋梅山峒蛮区位置示意图



图例: 北宋梅山四至 ★ 今湖南省会 河流 湖泊
宋时梅山关寨 今地级城市 省界
梅山峒蛮地域 今县级城市 绘制: 李新吾 段志东

这里我们还得讨论一下宋代的行政管理体制。宋代的县共分赤、畿、望、紧、上、中、中下、下8个等级。首都、陪都城内之县为“赤县”,城外之县为“畿县”,所以后来首都又称“京畿”;其余6等,按承役纳税的户数多少划分: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不满1000户的为中下县,500户以下的为下县。目

前手头没有可信的资料说明湘乡属于哪个等级,但就按最上等的“望县”算,其户口也就4000来户,如果超出此数达几百,它不是升格就有可能被分割。但其地域,则包括了今天的湘潭和株洲两个地级市的大部。这就是说,当时一个县级行政区的所属地域和县政权的有效统治范围是有差距的。特别是紧邻梅山蛮区的湘乡县,其县官真正能够行使职权收税派差的地方可能就是县城及附近村镇,其它稍微偏远之处恐怕就鞭长莫及。宝庆府也是这样,而且它的情况还更特殊,因为它地处雪峰山东南麓,在当时,它只是千里蛮区中一个孤岛而已。这样,梅山峒蛮绕过它们占有更东更南的土地才不难理解了。

三、完成“开梅”壮举的到底是谁?

宋神宗熙宁五年的“开梅”,在湖南乃至大西南少数民族发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之重大和深远,只要到两广、西南各省和东南亚民间去调查一下对“梅山教”的信仰,再客观认真地梳理追究一下湖湘学派的渊源及其近代巅峰人物崛起成因,就再怎么高度评价都不过分。但当年顶着多方压力力挽狂澜、最终完成这一壮举的功臣到底是谁?最早记述其事的《宋史》就有两种说法,即本文第1节引述《梅山峒蛮传》的“乃诏知潭州潘凤、湖南转运副使蔡烨、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之。”和《佞臣一·章惇传》的“神宗以为然,专委于烨”。但因《神宗本纪二》中记述为“熙宁五年十一月,经略司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嗣后各家史官就一直沿袭这种说法,是“章惇招降梅山峒蛮”了。这,恐怕也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的第二种含义——连史志典籍都可以多说并存,世人又何必还争什么是非曲直呢?

但笔者醉心梅山文化的研究20年,却确

实感到这件事还真的非争不可!因为这其中牵涉到民族偏见、民族歧视和中华民族、特别是西南各兄弟民族之间历史上的关系问题。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以降直至清代的各代官方正史和地方志书中,每谈及南方古苗瑶蛮集团及其后裔,都是站在胜利者自封的“天命正统”立场,称其首领为“獠酋”,称其民为“獠獠”,称其为生存发展而与统治者抗争为“叛”、为“犯上作乱”;称其文化特征则为“性狡悍,衅生毫发即操戈相讎”。都掩盖或者睁着青眼拒不承认他们也是中华文明的创造者,他们秉性就热爱生活,热爱和平,心存正善,尊重好人并渴望得到好人尊重。而所谓的“章惇开梅”事件,其要害,也正是掩盖了这么一段重要的史实。

《全宋诗》的第8757面至8758面,收录了当涂(今属安徽)醉吟居士郭祥正的一首《再游花山》诗,其诗曰:

去年来时春未归,枯林杈芽露老枝。
今日重来春已去,秀叶茂密藏黄鹂。
山家景物新换故,世事尘埃朝复暮。
白头迢迢谢轮蹄,青冢绵联老狐兔。
令人归兴如浮云,早向江山乐贱贫。
不须访道赤松子,但爱鲈鱼并紫莼。

诗题中的“花山”,为今湖南省冷水江市铎山镇花桥村旁之山,距宋时“梅山峒主苏甘”的故居岩口土主山(自然村名,今属岩口镇)仅五华里之遥。“游”而“再”,说明他此前至少已来过两次。他再三到花山来干什么?《宋史》各传中均无记载。只有苏轼的《仇池笔记》中《溪洞画李师中像》一文有如下记述:

郭祥正尝从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见洞主苏甘家有画像,事之甚严,云桂府李大人也。问其名,曰:“此岂可名哉!”叩头称死罪数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则李师中诚之也。尝为

提刑权桂府耳。夷獠乃尔畏信之。

东坡先生的这则笔记,是在郭祥正卸下“邵州防御判官”之任归隐原籍、他自己则被所谓“乌台诗案”搞得焦头烂额贬为“司马”、离京时专程绕道访友时记下的。他之所以绕道访祥正,不仅仅是祥正是诗坛老友,官场同僚,而且是在官场败得更惨的同僚。这也有郭祥正自己的一段《将归行》古风为证:

男儿四十无所成,可怜鬓发霜华生。

长书朝奏夕命相,此事故非言不行。

低徊却入邵陵幕,梅岭招降建城郭。

论功第一遭众谤,断木浮沉委沟壑。

原来郭祥正是在开梅过程中建功遭谤、愤而弃官归隐的。他之建功也在“招降”,但在当时朝野,除东坡以外,几乎无一人以一字记述。据清道光版《宝庆府志·摭谈》记载:安化第七任知县吴致尧在《开远桥记》中专门讲述了这次“招降”的过程,全文如下:

介于湖湘南北间,有两梅山焉。广谷深渊,高岩峻壁,绳桥栈道,猿猴上下;自五季奔而夷之。食则燎肉,饮则引藤;衣制斑斓,言语侏离;出操戈戟,居枕铠弩;刀耕火种,摘山射猎,不能自通于中华。我神考经武圣谟,制自庙幄,乃遣中书金正章惇经略其地。惇以诏使往大沕山,使刘次庄因浮屠往谕其酋。酋长扶氏,解发稽首曰:“惟命是听。”于是启禁焉。天辟山川,神相桴鼓,斩茅而嘉林秀,徙石而寒泉冽;旷野平林,可锄可耘;急流清濑,可渔可钓,若有所待以成太平开远之功也。

此段文字中,首次提到了招安的两名使者,一为刘次庄,一为“浮屠”。浮屠为和尚的代称。据新化学者杨德湘先生考证,刘次庄,字中叟,长沙人,善书法,因这次入梅山晓谕而得官,熙宁六年赐同进士出身。但那位和尚是谁?“记”中没说。再过了800年后,新化邓显

鹤先生才在《宝庆府志·摭谈》中摘转了《长沙府志》关于这段往事的记述:

宋熹(熙)宁间,章惇开梅山,兵抵宁乡,入沕山,转由径路进兵失利,退军梅山密印禅寺。餽饷缺乏,寺为供应。惇遣人入峒招谕,不从。峒主笃信佛法,乃遣长老颖诠三人入峒说之……卒悔悟,率众出降。惇奏凯,赐名“报恩”,特免本寺诸科差役。

在这里,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是:虽然章惇驻军之地相同,《开远桥记》所述招降的对象是“酋长扶氏”,《长沙府志》的招降对象却是“峒主”。而“峒主”称谓,所有史籍中所指称的都是“苏氏”,东坡先生还特别讲明了是“苏甘”。是不是曾有过两次招安活动,对上、下梅山各有一次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肯定或否定;此外,特别让人费解的,还有“峒主笃信佛法”的说法(《安化县志》述为“徭人笃信佛”)。据笔者穷20年的田野调查,不论是当今仍生活在梅山峒区域的古梅山23姓后裔,还是徙居西南各省和东南亚各国梅山移民后裔,至今“笃信”的都不是所谓“佛法”,而是祖神,即师公崇拜的“翻坛倒峒张五郎”。冷水江市的铎山、岩口一带有句“老和尚念经、看牛伢子听”的歇后语,指的是对一件事“不知所云”,语源即是当年老和尚来招降之事。说明当年密印寺的和尚确实充当过说客,但没人理他,因为听不懂他的佛法。而且很显然,一代导师邓老先生把这段文字编入“摭谈”,是并没有将其当成信史,而只是尊重前人、“信史存信、疑史存疑”,存此一说而已。因为在《卷二·大政纪二》中,他老人家综合各家所述,对那段历史作了一个公正而力所能及的梳理。首先,他以开门见山的词句做了拨乱反正性的概述:

神宗熙宁五年十一月,湖南转运副使蔡煜

开梅山,置新化县,以召降武冈蛮三百余族建武阳、关硖二寨,皆隶邵州。

这是开梅以来的史志第一次旗帜鲜明地肯定是“蔡煜开梅山”。接下来,是按时间顺序把事件的前因后果详加描述,因篇幅太长,这里只将相关内容转述:

……宋初,有苏方者居之,数侵夺舒、向二族地。……及范子奇为湖南转运副使,复奏蛮恃险为边患,宜臣属而郡县之。……其后,湖南转运判官蔡煜又奏宜开蛮酋以祸福……上嘉纳之。时适命章惇经制南北江群蛮,为湖南北察访使,既以三路兵平懿、洽、鼎州,而潘夙有忧边状,惇为陈之,上以夙知潭州。惇以蛮方据梅山,遂乘势而南,先遣乔执中知全州,而大田诸蛮纳款,于是上遂诏知潭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煜、判官乔执中同经制章惇招纳梅山蛮。惇即付其事于煜,使经理焉。……上遣使劳煜,先是,煜言是役当以渐成,不宜猛急,上以为然,故专委于煜。王安石主惇,争之不已。既而煜得蛮地,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赏。既克梅山,惇与杨光偕为敌,颇时居忧于鼎,移书朝贵,言南江杀戮过甚。惇疾其说,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颇昔令益阳,首建梅山之议,今日成功,权舆于颇。”诏赐绢三百匹。武安军节度推官吴居厚,以均给梅山田,计劳得大理丞。惇之察访荆湖也,知宁乡县毛渐条陈利害以上惇,惇委以区画,至是得著作郎,知安化县。

文中提到的范子奇、潘夙、乔执中、张颢、王安石、吴居厚、毛渐等人,据《宋史》有关各传所述,在开梅事件中都或多或少地出了力气,当然也或多或少地得了些好处。其中吴居厚和毛渐还有诗文传世。但在这两个人的诗文中,也还是章、蔡并列,不像王安石和章惇那么一手遮天。做为《宝庆府志》的总纂,邓显鹤先生于道光年间旗帜鲜明地提出“蔡煜开梅山,

置新化县”,显然是针对同时代的毕源在《续资治通鉴》中因袭前人之“章惇招降梅山峒蛮”说的。他老人家特意用了“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赏”和“分功啖之”两个人为因素,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笔者认为,邓老先生的观点和做法,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开梅建县的历史功臣,当首推蔡烨(煜),其次则当然还有郭祥正。邓老先生没有提及郭祥正,笔者以为,是因为他老先生还忽略了另一个重要史实,没进一步的追究前人为什么会这么写。那就是《佞臣一·章惇传》末尾所提到的:“进惇修起居注”。

“起居注”是个什么东西?是专为皇帝每天的举止言行做的记录,是后世史官修皇帝个人《实录》和《本纪》乃至断代史的主要依据。章惇是神宗之臣,他所“修”的,当然是神宗的言行记录。王安石为什么那么多翰林、学士不安排,那么多重要职务不安排,却偏要在这个时候安排章惇去做这个事?应该说,仍是出于上述“安石恨煜沮惇,乃薄其赏”和“分功啖之”两个因素。他害怕当时修“起居注”的官员如实记录会损害自己的官声,留下千古骂名,于是干脆让当事人章惇自己去修,这样才便于做手脚。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神宗本纪》,也确实只有“纪二:熙宁五年十一月,经略司章惇开梅山,置安化县”这样的记载,没有只字提及神宗亲自委派的蔡烨。这就说明,当时章惇确实是做了手脚。

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郭祥正为何会落个“论功第一遭众谗”的结果了。设身处地地为王安石和章惇想一想,不先诋毁郭祥正,不抹杀他数次进峒说服峒主苏甘和平归化的历史功绩,不弄个老和尚出来冒功顶替,岂不正坐实了开梅的不是他章惇而是蔡烨?不仅如此,就是“梅山峒峒主”姓苏、名叫苏甘这事也不能